

量子理论的历史发展

第一卷 第一分册

普朗克、爱因斯坦、玻尔和索末菲的量子理论：
它的奠立及其困难的兴起（1900—1925）

（美）J. 梅拉 H. 雷琴堡 著

科学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4号

•文史趣苑小丛书•

游侠风流

王圣宝 编著

责任编辑：江淳

封面设计：荒原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邮政编码：541001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3.625 字数：66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6000册

ISBN7—5633—1270—6/K·014

定价：1.60元

《文史趣苑》小丛书

编 写 说 明

悠久、璀璨的中华文化，是在世界历史中享有盛誉的精神文明的结晶。她不但显示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昨天，时时激发着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；而且也是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和丰富营养。当今海内外炎黄子孙，已经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可贵的共识，从而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潮流，即从各个角度系统地整理和翻译浩瀚的中华文史典籍，将我国古代文化向现代传播。

整理和翻译的方式之一是整体处理，譬如《白话庄子》、《白话史记》、《白话汉书》之类，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但是，这些出版物头大，翻阅难，特别是全盘接纳，精芜兼收，颇不便于一般读者涉猎。我们觉得，怎样把祖国历史文化宝库中汗牛充栋的遗产，有选择地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群，则还有必要探求其它的方式。出于上述思考，我们决定从1992年起，编写一套《文史趣苑》小丛书。全套四辑，每辑五种，每种7万字左右。

《文史趣苑》小丛书的编写仅仅是一种尝试，

它试图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广采博取，撷取一批故事性较强、趣味性较高、具有一定思想认识价值或美学陶冶力量的人物、事件，内容涉及我国古代诸子百家、三教九流的秘史佚事、奇闻怪见，在基本上忠于原著的前提下，采用较为生动、浅显的文字加以叙述，篇幅适中，方便阅读。我们期待着广大中等水平的社会读者能够接受它，喜爱它，使丰富多采的祖国文化在更多的人们中间，留下记忆，引起思索，得到启示，促进传播。让古代人物的聪明睿智，辅助我们在现实中发挥创造性的思维；用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，提高我们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，加强待人接物的修养。

我们的尝试能否取到预期效果，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检验。因此，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供宝贵意见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出好这一套小丛书。

董伯庸 张南

1992年1月

前　　言

在中国古代所谓“三教九流”的人物中，有一支庶民百姓喜闻乐遇的特殊人物群——游侠。游侠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，人类善与恶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。游侠行为是一种助人为乐的美好展示。

遗憾的是，游侠之美义，向不为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家和其他一部分学士所称道。在这些人的著作中，游侠的活动皆被排斥而不载，致使“自秦之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”。大史学家司马迁对此忿忿不已，因而秉笔替游侠作传，载入千古奇书《史记》中，使之千古流传。司马迁之后，班固在其名著《汉书》里，亦为游侠立传。由于他们的努力，才让后世人得以窥见从先秦到汉代的游侠风貌，其贡献是杰出的。

封建统治阶级是不大喜欢游侠的，但禁止不住庶民百姓对游侠的仰慕与追随，以致一名大侠周围常常云集着数十名乃至数百名仿效者，构成了游侠群。秦汉以来，历朝历代，游侠踪迹不灭，从魏晋到隋唐，游侠蔚为大观；宋元明亦然；而有清一代，

更为炽盛。推究游侠踪迹不灭的原因，除了抑强扶弱的实践之外，大抵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勤劳、勇敢、善良、谦让、互助、爱人等等美好的品德。

因此，我们在这里选编了十个游侠故事，介绍给广大读者。每一个故事，都有其曲折、生动、感人、励志的特色，读来颇能令人神往。然而，限于编者的水平，且成篇仓促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望读者批评指正！

王圣宝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豫让舍生报智伯 | (1) |
| 二 | 朱家仗义救英豪 | (9) |
| 三 | 郭解行侠遭族灭 | (22) |
| 四 | 红线女夜行盗盒 | (33) |
| 五 | 昆仑奴施勇促婚 | (45) |
| 六 | 邹飞虎劫狱助汤 | (59) |
| 七 | 无名氏夺印济灾 | (70) |
| 八 | 阎老六现身说法 | (79) |
| 九 | 慧头陀锄恶明冤 | (87) |
| 十 | 粉面狮三峡惩盗 | (100) |

豫让舍生报智伯

怒号的朔风，裹挟着砂石，携带着哀怨，卷向无际的九霄云外，把人间厮杀的痛苦、怨恨和愤慨撒向天庭。狂风过后，复归平静，死一般的沉寂。慢慢地，风息了，从晋阳贫瘠的荒郊野地上发散出来的血腥气味，越加刺鼻地弥漫宇宙空间，令人窒息。晋阳城内外，血流漂杵，尸横枕藉。浊黄的汾河，血与水相和，染成绛紫色，浮沉着一具具腐尸，向着那永无止境的下游远方，无声地流淌。原来，这里才结束一场惊鬼神，动天地，戕万民的罪恶战争，上苍赋予人们永不再生的宝贵生命被大量地吞噬了。

玩火者必自焚，挑起这场战争的晋国大夫智伯也葬身疆场；而且，他的家族不分老小，一概遭到惨杀，唯一逃生者是他的家臣豫让。豫让扒开厚压在他身上的尸体，脱去碎裂的甲胄战袍，伤痕累累，浑身血迹。他爬出死人堆，机警地溜出赵、韩、魏三家军队的防卫圈，夜行晓藏，偷逃到晋北的系舟山中。一入山里，他就跪在地上，面对东南

方向的晋阳，悲悲呜呜，放声痛哭。他哭他的主君智伯。

或许，残酷的战争错乱了他的心智。他困惑：为何功败垂成？原先战场的态势，他一目了然：要想智伯败，除非天地易位，翻天覆地。可是，天地依然使智伯败北，身首异处；而且败得这么突然，败得这么迅速。莫非冥冥中的鬼神佑护着敌人赵襄子？莫非上苍意欲降罪惩罚智伯？不然的话，赵襄子怎么能够力挽狂澜反败为胜呢？晋阳城内的军民，被智伯的军队和灌进去的汾河水围困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又都漂浮水土，粮绝炊断，将士纷纷偷出城来，向智伯乞降求生。赵襄子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和打落水的奄奄一息之犬。取之，易如探囊中之物，毙之，无须举手之劳。孰料，瓮中之鳖犹斗，居然咬啮捉取之人，而且还逃出瓮外，兴风掀浪，打翻捕捉的船；落水之狗竟然不甘灭亡，也能乘人不备，爬上岸咬死猎捕的人。难道死灰果能复燃？难道智伯命中注定如此？其实，非鬼非神，非命非运，只是战争这头难驾驭、难控扼、难降伏的恶魔，瞬息万变，稍有疏漏，就会落入它的血红无底的口中，何况智伯又是一个贪得无厌、昏残暴虐罪魁！豫让身历这场原来稳操胜券的围歼战，直到逃入深山还无法相信打输了这场战争。不是恶梦吧？不是打得晕头转向乱了方寸吧？他理智地意识到是战败了，智伯被生擒杀死，还传说赵襄子漆了他的头骨当饮器使用。

自古任侠之人，重义轻生，乐于助人，特别讲求信用，一旦应人之求，便一诺千金，尤其是遇到知己之人的冤屈，甚至不顾自家性命去替他报仇。豫让正是这类义侠。他家世居晋阳，祖父毕万，豪侠正直。在满朝大夫争相陷害好人伯州犁而国君加罪欲诛的当口，独有毕万挺身袒护，冒着杀头的风险，把伯州犁救出国境，亲自护送到楚国。显然，豫让的脉管里因袭了祖辈的侠义血缘。时人都这么赞叹他：“豫让真是毕万的孙子，他的义烈是有来源的哩！”

藏身系舟山中的豫让，侠义的热血因智伯的族灭而激荡，而沸腾，奔涌周身。他停止哭，揩干泪，决意替智伯报仇雪恨。他毅然挺立，面对苍天，疯狂地长叹着，呼喊着：“天哪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！”向天发誓后，他坦然了，再也没有悲戚之感，仿佛个人已超然物外，不再属于自己了。于是，他变更姓名，改换衣裳，打扮成受过刑的人，潜回晋阳。

晋阳城，已排干了积水，消除了污垢，整修了街衢，面貌又焕然一新。许多店肆相继开业就市，大街上的人熙来攘往，又开始呈现一派繁荣气象。

豫让潜回的那晚，赵襄子的府邸内，旌旗猎猎，刀枪森森，张灯结彩，烛火通明，正举行犒赏三军的盛大宴会。将士们各就各位，井然有序。忽然，他们肃然而立，目光刷地一下凝在赵襄子身上，突然又都站了起来，争看赵襄子手中的“圆葫

芦”——那是用智伯的头颅漆成的饮器。赵襄子面对众将士，论功行赏，接着就是一个个开怀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豫让却正于那晚摸进了赵襄子的府邸，从角落里窥见赵襄子手举“圆葫芦”，放恣肆意地仰面狂饮，直恨得眼冒金星。他揣定，饮后必尿，于是猫着腰，蹑手蹑足地闪了出去，走进茅厕，伪装成漆刷厕墙的泥水匠，专门候着赵襄子，欲乘机刺杀。

果然，赵襄子来到后院，便信步入厕。机警的赵襄子忽觉响动，立感心惊，急抽身出厕，随侍的卫兵马上拥进，捉住涂厕之人。一问：原来是豫让！问其为何而来，豫让回答得简单干脆：“要为智伯报仇！”卫兵一听，不容分说，举剑就砍，却被赵襄子及时止住了。赵襄子对卫兵说：“这是一位义士啊！我小心避一避就是了。智伯已经族灭无后，其臣能替他报仇，实乃天下的贤人啊！”因此，释放了豫让。

豫让并不因为赵襄子的仁义而放弃报仇的初衷，反而愈益铁了心。可是，他一直找不到机会，无法接近赵襄子，一来赵襄子提高了警惕，防范极严；二来卫兵都认识了他，众目睽睽难以下手。这可咋办呢？豫让恨自己的无能，骂自己的愚钝，日夜苦思竟想不出一个好的计谋。然而，愚者千虑常有一得。豫让脑海里终于跳出了一条苦肉计：自己摧残形体，改头换面。

这是一条酷烈至极、也痛苦至极的苦肉计。可豫让施行时却从从容容。他先一根根拔光胡须，拽尽眉毛。然后用利刃割下一只耳朵，削去高耸的鼻梁，从面颊上剜出一颗颗豆大的肉团，留下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窟窿。剜出的肉团颤抖着，收缩着，滚动着。每一利刃下去，鲜血便顺着刃柄流淌，双手红了，两臂红了，身上红了，地上也红了一片。每下一刃，他都咬紧牙关，不哼一声，只是持刃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抖索着。可是，当他下最后一刃时，昏倒了。第二天，头肿得像只笆斗，高热烧红了脸颊，焦裂了嘴唇，喃喃说着胡话。几天后，化脓了，糜烂了，体温居高不下，迷迷糊糊，不省人事。他躲在僻静无人的去处自残，无食，无水，无药。他奄奄一息，趴在地上，熬着死亡的折磨。

可是，死神遗忘了这个角落，豫让奇迹般地活过来了。他付出濒死的代价，换来自毁的相貌：缺耳、失鼻、没有须眉，脸庞坑坑洼洼，疤痕累累，不见一块平整。可他还担心被识破庐山真面目，于是又用黑漆从脚到顶涂了个遍，使得浑身布满麻麻癞癞、包包鼓鼓的漆疙瘩。他哪里还存一丝人形，活脱脱一个可惧的厉鬼！

无以为生，豫让开始行乞，又回到晋阳城。人们见到这样一个人，觉得又奇怪，又可怜，都避得远远的。小儿见了，无不吓得直往大人身后躲藏。那天，豫让来到自家门前乞讨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妇女，一见豫让，不由倒退几步。可她又马上站住，疑疑惑惑

惑地说：“咦，状貌不像我的丈夫，而声音是多么的像啊！”她哪里知道，站在面前的鬼怪般的乞丐，正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！可叹相对咫尺不相识！

妻子的一语，提醒了豫让。豫让寻思，将来赵襄子的卫兵或许能从声音上辨认出他来，于是乎，又决意改变自己的嗓音。这一回同上次毁容相比，更加使人震惊。豫让找来一枚大小如卵的炭，点燃，烧红，嘴一张，猛地往口中一塞；嘴一抿，一咽，只听滋啦一声，滚下了肚。顿时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跌倒了，捂着肚，勾着腰，滚来滚去，又滚去滚来，但硬是不吭一声。撕肝裂胆的剧痛过后，他死一般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想尝试说话，嘴一张，冒出一股烟。勉强说了两句话，嗓音便沙哑失声了。

这时，走来一位衣冠整齐的男子，弯腰拉起豫让，扶他依墙而坐。他是豫让的朋友，深知唯有豫让肯为别人这么糟踏自己，这个鬼不鬼人不人的怪物准定是豫让，因此问道：“你是豫让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豫让嘶哑的嗓音也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其友止不住哭了，边泣边说：“你何必这样呢？”豫让不答。其友又说：“你所为的，极难，但却无功。说你有志向倒是确实的，说你有智力倒未见得。以你之才，善事赵襄子，他必然会亲近你。你得亲近之机而行报仇之欲，自然容易，而且必然成

功。”

豫让咧嘴苦笑，以微弱的沙哑声说：“若按你说的行事，那是替死去的知己来仇杀活着的知己，为旧主害新主。那样的话，大乱君臣之义莫过于此啊！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明君臣之义，并非为了选容易走的捷径。而且，假使我追随了赵襄子，又去利用这个机会去杀他，岂不是怀着叛逆之心对待君主吗？这反而违反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了。我选择这样艰难的复仇道路，就是为了要使天下后世怀有叛逆之心的人臣惭愧！”说完，豫让踉踉跄跄而去，寻找他的报仇时机。

机会来了。适逢韩、魏、齐、燕四国共同谋攻赵。赵襄子忖度：一赵难敌四雄，万不可轻易交兵。可是大敌当前，计无所出，御敌无方。对呀，去求教足智多谋的张孟谈，共商退兵之计。于是，立刻驾车前往。

豫让探知赵襄子将去负亲这个地方见张孟谈，料定他必经汾河桥，因此事先埋伏桥下。时辰不大，遥见赵襄子的车骑前呼后拥奔驰而来。车至桥头，豫让抽出佩剑，跃然欲出，不妨先惊了赵襄子的马。赵襄子车前面的马忽地竖起前腿，昂首嘶叫，不肯前进。赵襄子说：“必是豫让前来行刺。”派卫兵一查，果然是豫让潜伏。

赵襄子怒极，因此指责豫让道：“你不是也曾经追随过范氏和中行氏吗？智伯把他们都灭了，你不但不为这些人报仇，反而忠心耿耿地为智伯效

劳。现在智伯已死，你何必还要这样舍生替他报仇呢？”

豫让答道：“范氏和中行氏以一般人的待遇待我，我以一般的态度回报；至于智伯，他以国士的待遇待我，故我要以国士的胸怀报答他。”

“哎呀，豫让！”赵襄子叹息一声：“你为了智伯已成名，寡人放了你，已够了嘛；而今又来，寡人不能再放你了。你自己说怎么办吧？”说着，赵襄子看看豫让那副样子也不觉掉下了两滴泪，并派卫兵包围了豫让。

豫让上前一步说：“听说明主不埋没人的道义，忠臣不惜以死成名。你前已宽赦我，天下莫不称赞你的贤德。今日之事，我固当伏诛，然而我要求你脱下衣裳，让我在你的衣裳上面砍上几剑，表示我已经达到报仇的目的，那时再死，也就没有遗憾了！”

赵襄子为其舍生报人的侠义所感，命卫兵拿他的衣裳送过去。豫让得衣，拔剑后连跳三跳，一面击刺，一面叫嚷：“这下我可对得起智伯了！”刺罢赵襄子的衣裳，自刎而死。

卫兵见状，暗自吞泣。赵襄子擦拭了眼泪，命人收了尸，掩埋桥旁，继续赶路。……

朱家仗义救英豪

静谧安宁的山谷，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席卷一场夹杂血腥气的风暴，搅扰世外桃源的安宁。因为这里有一位毕生甘冒风险的人，无视自己生命的安危，同死神搏斗，竭力阻挠众多不该早夭的生命的泯灭，虎口夺生。那是怎样的风险啊，随时会飞来杀身之祸，甚至灭门九族。

鲁国的一处丛山环抱的盆谷，修竹竿竿，古松簇簇；百鸟比喉，鹿兔争跃。翠竹苍松的林间，隐映一幢幢错落有致的褐色茅房，修葺整齐、明快、雅静，独具一方风格。鸡埘与牛栏对望，鸭棚与池水相连，茅舍与良田相间。显然，这是一家乡绅的庄园，但见几个农夫正在耕耘；与外界相比，这片园田的小天地，算是幸运得多了。

秦末，陈胜揭竿斩木，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，四方云集。被秦国吞灭的六国，诸侯们乘时而起，群雄逐鹿，乃至演化为楚汉战争。真是兵连祸结，无地不战场，似乎仅有这块山谷盆地显得安宁。

这天，用罢早饭，庄主同其子朱阿又匆匆走进密林深处，踏进一幢外界不易察见的茅舍。房间里，厚厚的草褥铺垫的地铺上，横七竖八躺着二十几个重伤的男子，刀枪伤，剑戟痕，累累伤痕遍体，有几个断臂折腿的还在呻吟。家人侍候他们吃罢早饭，见庄主进来，便退了出去。庄主替他们一个个换药包扎，然后走到一位气息奄奄的老者面前，吩咐朱阿：“速送他进城。田老头五内俱伤，若无医家的挽救，怕误其性命，迟了，将不治。你赶紧修一修破轺车，罩上围屏，拿我的衣裳替他换上，且包扎头幘。因为孔氏为大族，耳目多，捉去必死无疑。我上山挖创药，待我回来与你同去。”这位田老头，与其余那些受伤者不同，不是在战争中受创，而是欠孔姓地主的地租被打成这般样子的。

庄主顺着峡谷，走出山口，翻越一座山丘，顺羊肠山道，爬向此处最高峰。正在这时，从前面的一个山口，忽然传来呼救声，回头一看，见一对青年男女慌慌张张跑向这边，口喊：“老人家，救命！”庄主不暇思索，手指他来的方向：“快，翻山，往里跑，有人救你们。”青年男女拔脚飞奔。庄主不再攀山，而是不慌不忙朝前走。只见一伙二十几人，持刀拿棒，冲出前边山口，两边一张望，不见青年男女，迎头碰上庄主，劈头喝叫：“见一对狗男女么？”庄主打量了他们一眼，只见两个儒生带队，后随七八个县衙的捕差和十来个村民，便点头道：“朝那边。”待转身欲去时，一位儒生冷笑道：